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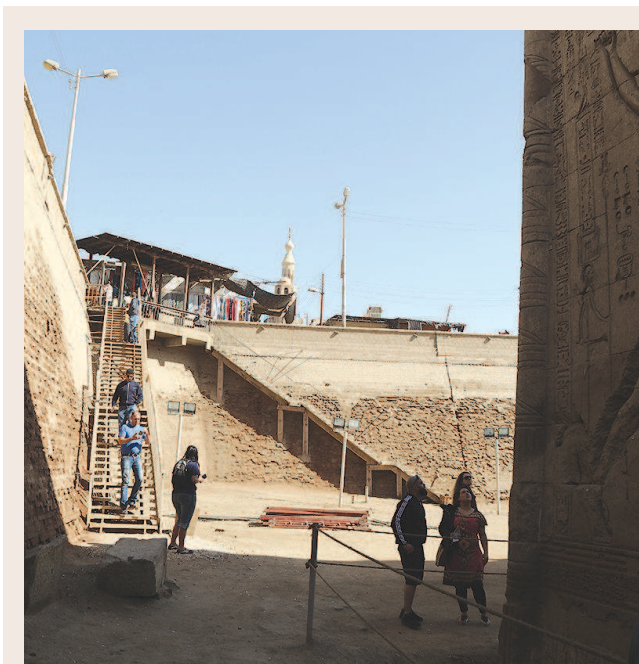
◀ (上接8版)

定了这个尴尬人物的真身,一切矛盾之处就都迎刃而解了。拉美西斯十一世,二十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也是古埃及帝国时代新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古埃及的辉煌终结于此人。末代法老的统治往往都显得有些悲壮,但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统治却在悲壮的画布上涂上了一抹喜剧的色彩。作为法老统治得好好的,不料首都底比斯的阿蒙神大祭司阿蒙霍泰普开始不服法老管,居然与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平起平坐。拉美西斯十一世忍无可忍,急调库什总督匹内赫西回来镇压。但拉氏万万没想到的是,阿蒙霍泰普虽被匹内赫西成功制裁,这位库什总督完成法老任务后却不想离开,取而代之,自己变成了阿蒙神主祭司。法老的权威仍然是个问题,待匹内赫西大权在握一段时间之后,下一任库什总督匹昂赫率军杀将回来,“密会”了匹内赫西。结果是匹昂赫成了下一任的底比斯阿蒙神大祭司。这一切都是在拉美西斯十一世励志政治改革的十九年发生的,结局是埃及的中央集权终结,第三中间期的分裂重现。拉美西斯十一世的这个政治改革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代埃及历史上的“复兴”(Wehem-mesut)。这个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分权,由过去法老一人独大变成行政权、神权与象征权力的三权分立。改革自然是失败了,没能振兴埃及,反而让埃及每况愈下,直至文明的最终衰亡。这件事让我们深思,任何判断都需三思而后行。当然,拉美西斯十一世的分权也许并非他的本意,另两个势力已经崛起而法老又无力控制的时候,承认现实可能比被人废除更明智,至少保有了自己的象征地位。

2019年1月17日  
星期四

高先生离开埃及,让我们的餐桌每天出现的一个小问题解决了。正像我来的时候打破了他们四个人两刀即可将一个煎蛋平分的格局一样,高先生走了,煎蛋的平分问题再次回到两刀的简易。尤其是每天早晨起来上工之前享受笑冰“大厨”的煎蛋的时候,每每谈起这个话题。不过本来五个人对于这样大的一个遗址的挖掘来说就人员稀少,希望下个季节我们能来更多的人。当然偶数最好,免得再次面对平分煎蛋的“困扰”。

每天回到住处的时光都是在看闲书与铭文翻译的悠闲中



◀在现代居民区的二层楼上就几乎可以看到神庙的房顶



▼简易办公室门口巨大的蝎子

▶神庙主庙东侧一角的一根70厘米见方、2.5米长的石柱



▼埃及司机的铜币



度过的。铭文翻译需要看白天拍的照片,电脑用不了,只能用照相机的显示屏。有些文字看不清需要放大,相机就显得非常笨拙。于是决定轻轻松松地做,眼睛累了就改看闲书。鉴于经常出差带好几本书却总也看不了几页的经验,这次来埃及考古只带了一本书,与古埃及有关,却不涉及孟图神庙的考古:Eden in Egypt: Adam and Eve were Pharaoh Akhenaton and Queen Nereriti (《埃及伊甸园》)。这是一本奇书,还是一本有技术含量的奇书。看一下书的副标题就会知道它奇在哪里,“亚当和夏娃是法老埃赫那吞与王后内弗提提”。无论读没读过《圣经》,大概都熟知亚当夏娃的故事。《圣经·旧约》中说,神用五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第六天创造了亚当。看到亚当过于孤单,又抽取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并让他们结为夫妻,生活在伊甸园里。每个文明的历史都是由神迹时代演进到人的历史的,我们的三皇五帝就是这个演进过渡时代的传说,亚当夏娃的故事亦非真实的历史记载。但我们都熟悉一句妇孺皆知的道理——无风不起浪。伊甸园、大洪水、诺亚方舟,很多传说在别的文明之初的传说都能找到类似的版本,这不能不让人猜想其背后的真实背景。然而,伊甸园真的在埃及吗?亚当夏娃真的是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那位

废除诸神独尊阿吞神的宗教改革家吗?中国人迷信理论,其实所有的理论都是合于逻辑的猜想。因此理论距真理还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实验验证。亚当夏娃果真源出埃及吗?既然是猜想,源出哪里都行,说他们诞生于上海都毫无问题,问题是如何让其诞生的故事与上海相关联,又能让这一关联符合逻辑。这就需要理论的提出者有很深的功力了。

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伊甸园》的作者拉尔夫·埃利斯(Ralph Ellis)显示了很强的技术含量。首先他将希伯来《圣经·旧约》中的创世故事一字一句地与古埃及语词汇相比较,结果令人吃惊。《圣经·旧约》居然来源于古埃及神话!创世纪、伊甸园、夏娃、禁果、诺亚方舟、巴别塔……每一章都字字有出处,句句藏来历。这就是技术含量,即使是胡说八道都能有根有据,且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拉尔夫·埃利斯至少懂希伯来语和古埃及语,这也是他出版了这么多作品(《创世纪:法老的王表》《暴风雨与出埃及记》《所罗门:埃及的法老》《斯歌落:埃及王后》《从克里奥帕特拉到耶稣》(耶稣王)等)又都畅销的原因吧。吹牛都需要点儿底气啊!

闲书不提,还是记录一下今天的奇遇吧。上午刚吃过“埃及早饭”,大家就开始各自忙起自己的事情了,工棚里只剩我

一个人。本想喝完水就去对面对面高耸的庙门那儿拍照,却看到埃及方面专门为项目做3D建模的被称作“标子”的马赫穆德急急匆匆从临时办公室方向走来,问我桌子上的相机是不是埃方负责铭文等整理工作的穆斯塔法的相机,然后取了相机又急急匆匆地离开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也没有去问。过一会儿慧奇过来问我是否看到了那只巨大的蝎子,这时明白了为什么“标子”匆匆来取相机。蝎子在埃及很有名,因为五千年前就有以蝎子为号的埃及人雄霸一方并留下不止一件文物,这就是人们都知道的蝎子王。我说没看,慧奇问我要不要过去看看,当然要看。虽然蝎子在埃及很有名,但在埃及这么多年,来埃及这么多次,还从来没有见过活的蝎子。我过去的时候,蝎子已经在简易办公室的门口了,听工人们说是挖沟的时候发现的。这只蝎子个头真的不小,大大的肚子似乎有了身孕。尾刺高高竖起,随时准备攻击进犯者的架势。最逗的是,马赫穆德不仅对着这只蝎子一顿猛拍,还回到办公室在电脑上玩都带有专业的特点!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又一个周末,又到了可以

不去工地而去考察神庙的时间,今天去的伊斯那(Esna)神庙。每到周五我们都可以睡个懒觉,七八点钟起来即可。“贾大厨”不行,他得早起给大家做早餐。尽管如此,他七点多起来也仍然是晚起了。

九点钟从住地出发,一路向南驶去。路上埃及司机突然从小巴车中控表盘下的小盒子里取出个铜币让大家看,希望我们告诉他这枚铜币的年代。铜币的一面已经基本看不出图案,另一面是一只鹰。理性告诉我,埃及的铜币不会早于第三十王朝末,因为古代埃及三千年历史一直是计划经济,物物交换,没有货币。虽然不清晰,但仔细观察,其上的文字居然尚可读出。判断没错,希腊字符隐约可辨出托勒密的字样。多亏学了几年科普特语,不然就只能在埃及人面前认栽了。就像常在国内出现的情形一样,在外读书的学子博士毕业回乡看望父母,全村老少都来观看,常有村里的老先生拿出一个偏僻的汉字问博士怎么读。我们知道,别说《康熙字典》补遗中的汉字,就是正文的四万七千多字又有多少人能认全呢?然而,村人想,你是博士,大学回家,字都认不全,一定是假的。殊不知博士其实是窄士,且不说博士各有所学的不同方向,就是位语言文字学的博士亦未必专攻文字。然而,家乡人不管也无暇管这么多,只待你认不出老先生的字,立马对你不屑一顾。你懂得多少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如何熟读乔姆斯基的著作全不管用。好在我学过几年科普特语,希腊语字母还是能拼读的。窃笑!

伊斯那神庙很震撼,但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么高大的一座神庙如果不是后人发掘保护几乎绝大部分都已经埋在地下了。因为就在现代居民区,居民二层楼上就几乎可以看到神庙的房顶。历史是个巨大的堆积层,这可能就是能对考古学作出的一个最为简洁的概括吧。

2019年1月19日  
星期六

考古就是这样的生活,没有休息,没有停歇。今天是周六,新一周的工作又开始了。其实,第一季的清理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了,杂草与浮土的拉走也接近尾声,接下来是做最后的检查,以便在此基础上规划下一季的工作。明天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社科院考古所的前所长,社科院外国考古中心主任,学部委员王巍与考古所的李新伟研究

(下转10版) ▶